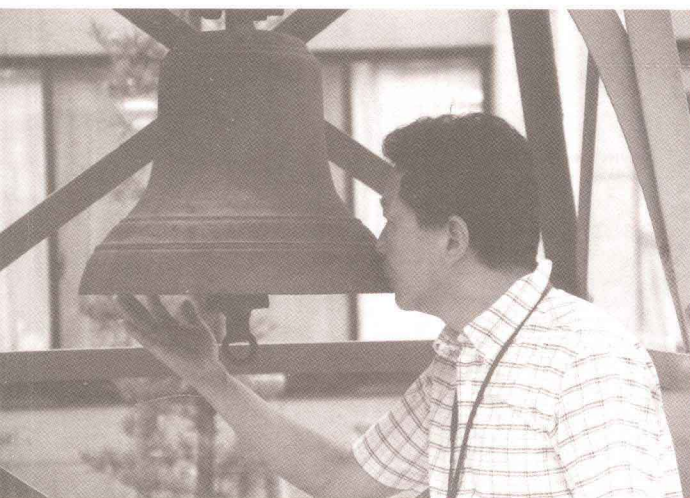




萨苏著

萨书场

第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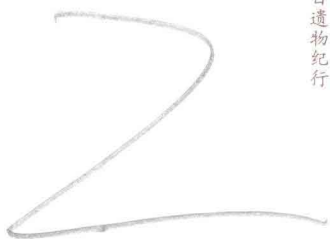
追寻北洋水师——寻访甲午战争在日遗物纪行

浙东最后一战——血染一江山

日本记者的「中越战争之真相」[1979]

天皇这二十年过得不容易

和日本右翼的三次面对面交锋



山东画报出版社

第二辑

SASHUCHANG
02

萨书场

萨苏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萨书场. 第2辑/萨苏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474-0245-0

I. ①萨… II. ①萨…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23558号

责任编辑 秦 超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c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55毫米×220毫米

7.25印张 122幅图 200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在这本书成书之际，很荣幸地告诉大家一件事——日前，老萨拜了单田芳先生为师，成了老先生“正式地记名弟子”，咱从此说书有了执照，萨书场名正言顺也。

单先生给弟子们的三件宝——金丝楠木的惊堂木、手拭、扇子。

其实，拜单田芳先生为师，可算是儿时一个梦想。在《萨书场》第一辑的开篇，萨就描述过单先生的风采，不料，《萨书场》第二辑付梓的时候，这个梦想就实现了。也许，今年是个大家都容易实现梦想的年头吧。

如单先生新书所云，咱们《言归正传》。

萨书场第二辑继承了第一辑原有的风格，分为几个大模块。第一部分是文史专辑，从甲午、红军、抗日、援朝、海峡对峙、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各选择了一个专题，试图提供一段历史的切片；第二部分，是东瀛速递，继续给大家讲述一个中国工程师在日本看到的这个真实邻国，第三部分，则是老萨朋友们的文字，内容是陈悦先生的《履东日记》和余戈的考证等。

在这片序言里，想重点说一说北洋水师。

2009年到2010年期间，作者与毛丹青、陈悦、姜林伟等友人，对在日本的北洋水师遗物进行了连续三次调查，行踪跨越日本的本州和九州，先后寻访相关地点二十余处，采访近百人，发现和考证北洋遗物一百余件，实现了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第一次对这一主题的大规模调查活



动。本书第一部分中的《追寻北洋水师》和第三部分中陈悦先生的《履东日记》遥相呼应，试图通过我们考察北洋水师遗物的脚步，带大家回到一百一十五年前的海上硝烟。

北洋水师，可称是此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中日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一百余年，在那场战争中，被视为中国近代海军图腾的北洋水师苦战后终于烟消云散，成为海军历史上的一大恨事。

2003年，我在日本偶然发现了一本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旧杂志，发现北洋水师旗舰定远舰的残骸，曾被一个叫做小野的日本人买下，改建为一座乡间别墅。2009年，我们惊讶地发现，这座已经几乎被人遗忘的建筑，依旧安然留存于日本福冈，却已经成了一座玩具仓库。

这一契机引发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北洋水师，这支当年的东亚第一大舰队，到底还有多少遗物留在世间？

在寻访中，每一件北洋水师的遗物，如同无言的证人，用自己的身躯展示着那个时代的军人和战舰不同的性格、风貌，常常让我们为之感动。

追寻行动带来了令人惊讶的结果——

首先，北洋水师的遗物虽然丰富，却几乎没有得到过人们的关注。

北洋水师的各大舰，从救生圈到机关炮，居然几乎都有遗物留下。北洋水师时代修建的铁码头，至今仍在使用。可是，很少有人注意过它们，造就了他们的神秘感。尤其是在日本，很多北洋水师的遗物湮没在佛寺、神社、墓地，已经几乎不为人知。

其次，每一件北洋遗物，都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北洋水师军舰装甲板改装的大门上，留有海战中的弹痕。

几乎每件北洋水师的遗物，都带有独特的历史信息，从对这些遗物的分析，可以重现当时海战和北洋建设过程中的若干画面，甚至可以破解一些历史悬案。

第三，在寻访北洋水师遗物的过程中，使我们对北洋水师这支中国近代化海军舰队产生了新的认识。我们发现，北洋水师官兵在面对敌军时曾以真正的海军精神英勇奋战，他们的战斗和最后覆灭带有比想象中更加悲壮的色彩。

同时，我们也发现，北洋水师绝非仅仅是一支舰队，在更高的层面上，它是为中国打开近代化进程的阶梯——海军是一个全新的部门，所以有机会直接采用近代化的教育、体制和技术，从而使中国的近代化改革走上现实的轨道。

北洋水师不仅是一支舰队，海军的发展，为中国打开近代化进程的阶梯。从这个角度说，北洋水师虽然战败，但在历史上，却有着成功和积极的意义。在寻访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历史不是篮球，每次都落地后弹向新的高度。每一次向上的努力，即便失败，都拖动历史走上一个新的阶梯。让后来者，踩在前人用躯体建成的阶梯上，继续前进。历史没有一蹴而就，每一代前人都为后人贡献了踩踏的阶梯，才使中国走出今天的成就。

这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尊重一代代中国人曾经的努力。

这或许是此次考察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迪吧。

《萨书场》出到第二辑，思路却是和历史不一样。这里面没有阶梯的压力，只希望用这个系列展现给大家一点点生活和历史中闪光的碎片。“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若是这册小书能够让大家在忙碌中得到一点点心灵的休憩，那，就是作者最大的满足了。

萨苏 2011年春节 于北京

目 录

卷首语

写在前面的话 / 1

历史钩沉

追寻北洋水师——寻访甲午战争在日遗物纪行 / 1

国民党空军奇闻录——打红军打出灵异来 / 49

中国水鬼奇袭出云舰之谜 / 61

断后洪川江 / 70

浙东最后一战——血染一江山 / 79

日本记者的“中越战争之真相1979” / 103

东瀛速递

天皇这二十年过得不容易 / 116

菅直人的太太是个猛妻 / 122

小魔女遇鬼记 / 126

狗拿猴子的日本政府 / 131

日本狂躁女作家出书 称中国正计划霸占世界 / 141

和日本右翼的三次面对面交锋 / 144

一个日本市长的幸福生活 / 152

日本超市，白菜价钱买鲸鱼 / 156

大唐买绿豆记 / 160

东瀛的色与戒 / 163

灯影下的神户美女 / 167

风 语 者

履东日记 陈悦 / 170

戴安澜遗体入境问题考证——兼与章东磐先生商榷 余弋 / 214

追寻北洋水师

——寻访甲午战争在日遗物纪行

甲午，已经百十五年。北洋水师最大战舰定远号装甲板上赭红色的铁锈，依然在日本列岛的风雨中渐渐剥蚀。午后的阳光中，前来探访的萨苏把手放在这块已经被改成别墅大门的钢板上，试图测量它的厚度。忽然发现，它竟然是温暖的，仿佛一个人的体温。萨苏后来说：

“一瞬间，一种难言的情感，酸楚而温暖，就从心底涌出来。北洋水师官兵们用英语传递口令的声音，依稀在耳边回荡。

“那是一种异常苍凉和悠远的感受。你触摸的，仿佛便是百年来封闭在其中定远号军舰的魂魄。

“当然，我们知道，那或许是下午阳光的余温，让百年的遗骸仿佛有了生命的感觉，而一段文字忽然掠过了我的脑海——

“以色列人过哭墙，匈奴过祁连山。

“过之无有不哭也。”

定远号军舰两块布满弹痕的装甲板，今天依然保留在日本福岡太宰府的天满宫。

1895年4月17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在那场战争中，被视为中国近代海军图腾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支曾经拥有两艘装甲舰、十余艘巡洋舰，威震东



亚的大舰队烟消云散，成为中国海军历史上的一大恨事。威海卫军港，从此也带有了土伦或斯卡帕弗洛的意味——那曾经是法国海军和德国大洋舰队的全军葬身之处。由于北洋水师战败后，一部分遗物被当时的日本军人或民间人士作为纪念品带回本国，至今仍有不下百件甲午战争和北洋水师的遗物，残留在日本的土地上。

一个世纪的斑驳历史，给每一件遗物打上时光的烙印，但当我们走到他们面前，百年的历史，却仿佛只是一个闪回。

为此，我们在2010年7月到9月间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国海军史研究会、北洋水师旅游开发总公司、著名摄影师姜林伟先生合作，对在日的甲午—北洋水师遗物进行了两次考察，这也是北洋水师覆没之后，中国人首次在日进行此类考察活动。特别是9月16日至21日进行的第二次考察，获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

我们去的第一个地点，却没有军舰上的遗物，而是一处墓地——位于大阪府玉造的真田山旧陆军墓地。

那里，六名在甲午战争中被俘的清军官兵，长眠在这块土地上已经一百余年了。

一 大阪：寻找清军战俘墓地

把我的官职刻在墓碑上。

——清军骑兵军官刘汉中

考察的第一天早晨，忽然发现外面灰蒙蒙一片。连忙打开窗子，只见雨丝如注，大阪，竟是在一片烟雨之中。阴雨天从来不是摄影师喜欢的，难道这次的行动，一开始就要不顺利？

也就在这一瞬间，忽然想起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先生的一段话——“我这些年有了经验，凡是和北洋水师有关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要下雨或者下雪的。”

是因为这支部队是海军，对水有着特别的钟爱？还是因为1895年2

月7日，北洋水师，就是在大雪纷飞中，走到了弹尽粮绝的末路？

我们乘日本四通八达的轻轨列车到达玉造车站。从车站向西走不多远，一个小山上出现一座神社，里面供奉着日本战国时期的将军真田幸村。转过神社，后面草木掩映之下，赫然出现一片墓群，这便是真田山旧陆军墓地了。

真田山旧陆军墓地建于1871年，埋葬有1945年之前战争中死亡的日军官兵和民夫五千余人。2003年，在日的中国留学生杨海嘉最先发现该墓地内葬有清军战俘，从而揭开了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根据日方记载，真田山陆军墓地内共葬有六名清军官兵，都是在双方交换战俘前因伤重或伤病而死在日本大阪陆军临时医院的，他们被就地葬在了这片土地上。最早的一人，埋葬于1894年11月，那时，中日两军依然在辽东平原上，为这场战争的胜负进行着激烈的较量。

墓园为樱树和芙蓉树环绕，虽然大多数墓碑已经年久失修，但整个真田山墓地仍可称整洁干净，墓地一角安置的地藏王神社，神前供奉的清水、鲜花纤尘不染。

抬眼望去，天，又晴了，墓地中花树下的落英，竟然片片斑红，给这片百年陵园带入了一丝生命的气息。

也许，北洋水师相关的事情都要下雨，只是冥冥中的一个仪式。

我们首先进入的墓区，是日军大阪第四师团在甲午战争中“战病死”官兵的葬身之地。当年，笔者第一次来访问时，就因为无从寻觅而在这里徘徊。当时恰好遇到一位守墓人推车经过，便上前打探。那守墓人年纪虽然不小，但还没有老到可能与一百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有关。在他的指点下，笔者顺利在墓园最北边找到了被俘清军的墓地。那里，正在地藏王神社的旁边。

这一次，我们按图索骥，很容易地找到了目标。这是整个墓地最北面的一排，大多埋葬的是甲午战争中日军阵亡病死的辅助人员，如运输兵、马夫、护士等。

不多时，我们便在一块墓碑上面，找到了“故清国”的字样，证明它是被埋葬在这里的中国战俘之一，墓主的名字，写明是“西方诊”。



在这块墓碑的前面，又发现两块并排的墓碑。

一块上面刻的名字是“清国 刘起得”，另一块则是“清国 吕文凤”。在他们两人的对面，另有一块，文字已经斑驳，依稀可以辨认刻的是“故清国 杨永宽”。三个人的墓碑形成了一个品字形，仿佛在谈天的样子。在他们后面侧方，则是“清国 刘汉中”的墓。

当年的寻访中，我们就只找到了这五名清军官兵的墓。

墓碑，都是当地最普通的石灰岩，只有一米多高，有些部分已经酥化，看来从立在那里，就不曾有过更换。每块墓碑前都有一个二十厘米高的瓷管，用来插祭祀用的香花。我们在西方诊所和吕文凤的墓前，看到有两束早已枯萎的花束。

在日本，已经发现的清军战俘墓地，一共有两处，另一处在广岛比治山陆军墓地，不过两处的墓地形制颇为不同。

广岛墓地位于比治山山巅，安葬着四名中国官兵的遗骨。他们的墓地位于墓园一角，独立于日军官兵。那里，集中埋葬着死于广岛的各国军人，包括在八国联军之役中送到当地医院后死去的法军伤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俘病死的德国水兵等，每一国的墓葬都集中在一起。四名中国士兵的墓环抱在一起，旁有一座铁塔，后方则竖立着原日本文部大臣瀨尾弘吉所书的“慈恩塔”石碑。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墓地中的一块“唐人街”。四人的墓碑比周围日军官兵相比，明显质量低劣了许多，是用斑驳的粗麻石或花岗岩制成，铭文也刻得非常粗糙，以至于今日已经极难辨认。或许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墓地在我们这次探访之前，始终不为中国人所知。

而真田山陆军墓地的清军官兵墓，采用了与日军官兵完全相同的方尖碑样式，这是日本习俗中曾英勇作战的军人专用的墓碑形式。他们的墓与日军官兵的墓相互间杂，几乎难以分辨。

只是，他们每个人的墓碑上，都有大约三十公分长一块斑白的痕迹，成为辨别他们的最主要特征。这白色的痕迹，原来是什么字，后来为何被凿去了？询问守墓人，情况似乎是这样的——碑上被凿去的是“捕俘”二字。日本战败前此墓地归日本陆军管辖，里面除了中国战俘的墓地以外，

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俘的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德关系日渐融洽，当地的德国领事请求将德国士兵墓碑上“俘虏”样侮辱性的字样去掉。日方表示遵照办理，也考虑将清军战俘墓碑同样处理，但一直没有提上日程。日本战败，据说有一个中国将军来日本收集索还甲午战争时日军掠去的物品。墓地管理员连忙将清军官兵墓的情况造册上报。此时，因为担心“俘虏”这样侮辱性的字句引起中国方面的愤怒，故此火速将其凿去。不过，中国将军最终也没有来……

这件事听完让人不胜唏嘘。当时中国海军来日特使并非“将军”，而是一名称做钟汉波的海军少校。他将日军掠夺走的定远、靖远两舰铁锚、锚链用同样在战争中曾被俘的飞星、隆顺两轮押送回国，是为中国海军一大盛举。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当时的政府行为，而是钟汉波自作主张，“利用”其身份私人所为。甚至，运回国内的定远、靖远的锚链，还被某些贪婪的部员当作废铁卖给了铁匠铺。至今留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的定远铁锚上仍有一条砸断的痕迹，就是盗卖者所为。

我们在墓碑间寻觅。一直有记载，这片墓地中埋葬有一名称做李金福的中国士兵，但几次来，都没有找到他的墓。

然而，就和以前几次一样，这名“河盛军步兵卒李金福”，始终踪影不见。

其他几名中国官兵的墓，比较集中。这片墓地的分区，在整个墓地的最北边，而他们的墓，又大多是在这片墓区最北面的地方。

为何在最北面呢？我们想起来逃亡北海道数十年的山东劳工刘连仁讲的一段话——我们小时候，一直听说日本的北面和中国是连着的，所以逃出来就往北面跑……

也许，这些清军战俘在最后的时刻，依然希望能够离故国近一点吧。

我继续寻找，在我的视野里，是一座标有“清国刘汉中”的墓，其名字旁还刻有“清军马队五品顶戴”的字样。他也是此地埋葬的清军官兵中，已知军职最高的一员。

五品马队统带，大体相当于骑军营长。据守墓人提供的资料，清军军官刘汉中对战斗中负伤，为日军所俘。到大阪后，伤势加重，临死前，



他似乎已知将不起，口中喃喃，似有所愿。日本医护不明所以，经找来其他懂日语的清军战俘，才明白他所说的是一条遗愿——“把我的官职刻在墓碑上”。

对于这一行字，我们曾有种种解读，或认为这名清军军官要表达自己尽忠职守，维护军人尊严的决心；或认为他因伤重死去时战争并未结束，对战胜后的荣光仍有期待。

然而，一位在日本工作多年的华人老编辑，却通过对档案材料的详细追索，找到了问题真正的答案。

原来，这位名叫刘汉中的清军军官，祖籍辽宁，家中世代务农，他是几代人中第一个拥有“官身”的。所以，他至死要把这份“荣耀”带入墓中。

中国骑兵军官刘汉中，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三岁。

无关国家尊严，也无关军人气节，就是这样一个最朴素的愿望。

就像这些清军的墓为何在墓地的最北边一样，也许什么理由也没有，在寻访一场战争的遗迹时，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去追索那些或英勇或悲壮的元素。

但这种最朴素的结果，反而异乎寻常地让人无语。

就在这时，不经意地回了一下头，忽然感到左侧后方，有淡淡的白光一闪。

连忙看去，在一排日本“军役夫”的墓碑中，有一块上面，轻轻地现出了一块白色的斑点——这些被俘的清军墓碑上，原来都有“俘虏”字样，日本战败后将其凿去，变成一块白斑——这，正是清军战俘墓碑的典型特征。

走近，原来，这正是久久寻觅不获的李金福的墓碑。

因为曾经损伤修补，这块墓碑因此不易被注意到，只有从某个特定的角度看，才能在日光下注意到它的特别。

李金福，在日本小说《牙山》中曾经出现的一个清军号兵，因为落下悬崖昏迷而被日军俘获。

不知道小说中的李金福，是否真有原型，是否就是这座墓地的主人？



慈恩塔——广岛清军墓地。



清军们的墓碑就混杂在这块墓地之中，远处是大阪城市，墓地前方是管理处，我们去的时候，里面有人在用凄凉的曲调弹奏着日本的思乡曲——大阪真田山陆军墓地。



百年不还乡的清军墓地，今天落红满地——大阪真田山陆军墓地。



考察中，忽然开始下雨——大阪真田山陆军墓地。



日军在甲午战争中战死士兵的“合骨塔”，背后则是八国联军中日军阵亡人员纪念碑——广岛清军墓地。



守护墓地的日本老人，他的耳朵很小就聋了，据说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伤害结果——广岛清军墓地。